

雷州青年书法家遇上了最美好的时代

——第三届雷州青年书法家提名展评述

■周军(湛江市书法家协会主席)

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奇特的现象:流派。历史上比较有名者,有东晋时期的以王导、谢安等为代表的“江左风流”;两宋时期以黄庭坚、陈与义等为代表的“江西诗派”;明朝活跃在扬州一带,以金农、郑燮等为代表的“扬州画派”;“桐城派”乃是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,亦称“桐城古文派”,而戴名世、方苞、刘大槐、姚鼐被尊为桐城派“四祖”。及至近现代,画坛上影响较大的,有以虚谷、任伯年、吴昌硕、蒲华等为代表的“海上画派”和以高剑父、高其峰、陈树人为代表的“岭南画派”。这些流派(团体)的存在,除了地域特色外,客观上在丰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方面,起着提高、推动的作用,有筚路蓝缕之功。

及至当代,单在中国书法界,团体(尚未形成流派)的力量所起的作用,更是无可置疑的。滥觞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,以张海、王澄、周俊杰等为代表,因“墨海弄潮”而形成“河南旋风”;以张羽翔、陈国斌为执牛耳者所形成的“广西现象”……这些团体在当时中国书坛上所形成的冲击力,一时无两……时至今日,这种“团体”现象,依然存在,且有遍地开花之势,他们各显神通、争奇斗丽,使书坛更加热闹,更具活力。

诚然,他们对于中国书法走向新时代,其所具有的推动力,更是不可小觑。

随着新时期书法热潮的涌起,雷州书法军团在粤西大地横空出世,并经多年努力,形成了“雷州书法力量”,催生了“雷州书法现象”。这是值得赞许的。

雷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,传统文化积淀丰厚,文化土壤肥沃,文化环境条件优渥。植根于此,当代雷州书法人幸福地遨游墨海;他们精诚团结,辛勤耕耘,凭着团队的力量和个人的努力,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。可以说,其美誉度已响遍湛江,在广东乃至全国书法界,也有较大的影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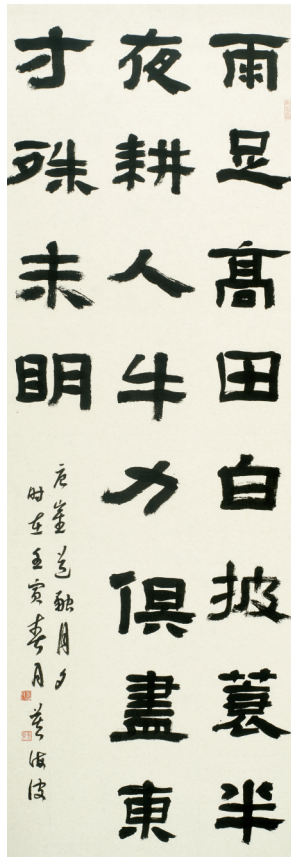
从“雷阳书法雅集”的发轫,到《书法雷州》的不定期刊出;从本土的雅集,到与外地交流展(活动)的经常化;从个人自我的默默深耕传统,到以团队的力量开展一系列创新性的工作,雷州书法军团已成为湛江乃至广东书法界的重要力量,其灵魂人物,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广东省书法家协会理事莫颂军;其运筹帷幄者,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、湛江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、雷州市书法家协会主席曾如影;其中坚力量分布雷州、湛江、广东乃至全国各地。这个团队的最大特色是团结奋进、朝气蓬勃、海纳百川;这个团队创造了很多亮点,其中“雷州青年书法家提名展”,是最具前景的品牌项目之一。

今年举行的是第三届,而前两届所推出的青年书法俊彦,如廖鸿业、梁越

强、郭亚明等等,相继在省级、国家级的展览比赛中获奖、入展,成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。而从这一届所获提名的39名青年书法家及其作品来看,我认为,无论是整体水平、个体风格、团体力量,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,发展潜力更大,前途未可限量。这39位青年书法家,年纪最大的40岁,最小的只有22岁,其中多人在全市、全省、全国的书法篆刻展览中崭露头角。他们诸体兼修,基础扎实、构成新颖、技法娴熟、视觉性好,是雷州青年书法家家中的佼佼者。例如,莫海波的隶书于气格宏大中不失雅致,庄严浑穆,古意盎然;曾健峻的行草以王右军为圭臬,融入董玄宰之轻盈快意,闲静清静,于温雅中含刚健;梁琼羽的楷书取益于汉隶和鲁公,并吸收邓石如之碑意,开阔峻朗,巧拙相生;在篆刻篆书方面的进步更为显著,易国文、莫锦秀、翁兴杰、文大鑫等不少作者频频在全国大展大赛中获奖、入展。

诚然,此届雷州青年书法家提名展作品,对比于前两届,无论是形式还是内涵,都别具新格,已有了明显的进步,这是非常难得的。但是,缺点和不足也是明显的。一是与“国展”之“时风”太接近,受时人影响太大,古蕴不深,个性不强;二是缺乏文化含量,几乎没有自作诗文。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。

当代书法如何由技进乎道,这是摆在广大书法家特别是青年书法家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。在形式图构上,古人留给我们可以拓展的空间不



■唐代崔道融诗《月夕》 莫海波隶书条幅

大,但在精神理念上,值得我们思考学习的东西还很多。虽然,我们中的大多数人,不能企望超越前人;但相信,雷州青年书法家遇上了最美好的时代,只要不懈努力,便能不断进步。

王铎“入古出新”的当代教育意义

■陈思思(广东技术师范大学研究生)

王铎书学思想的最宝贵之处在于极为重视前人的书法文化,并善于将传统的书法法度与个人性灵结合,在崇古、复古的基础上大胆革新。因而探究他的“入古出新”思想,对当代书法教育具有指导意义。

1 “丢字”与“加字”

从王铎存世的临创作品中可窥见王铎书学的独特性,常常存在较大的主观选择性,王铎学《淳化阁帖》或学其他帖时,其临摹作品的内容与原作内容出入较大,带有一定的随机性,存在“丢字”现象以及“加字”现象,所谓“丢字”是去掉所临内容的某字,“加字”则是个人主观所加,或是从不同帖中选取某字、某段而加,因而出现了“二帖、多帖互融”的现象,但整幅作品不失和谐与动感,这些书写现象取决于王铎个人的主观选择与内化。

如王铎的《临王献之忽动帖、冠军帖》,王献之的《忽动帖》原文:“忽动小形多,昼夜十三四起,所去多。又风不差。”王铎书写内容为“昼夜今十三四起……又风不至差”。此处加字在王铎笔下写得恰到好处,字里行间的气息更为融合,这也是王铎能够融汇各家书写技法的体现。另外《临王羲之敬和帖、吾唯帖》二帖内容进行杂糅,其“丢字”

与“加字”与原作内容存在差异,但不失整体美感。再有王铎临《淳化阁帖扇面》,将四帖融合在一起,《得识婢书帖》《八月廿九日帖》占据篇幅较多,后又结合《谢郎帖》《此计江东帖》中的个别单字,内容虽不易理解,但在临摹形式上实属具备创新性。

王铎此类书写现象启发当代书法教育的教师与学生,在学生夯实基础的前提下可以采用新颖的书法创作手段,利于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、开放天性,同时在书写过程中利于丰富书写内容、笔法转变、把握字与字之间的连接与节奏等。

2 “涨墨”的运用

王铎在中年时期学习与探索书写之间墨色的变化,继承前人用墨经验并不断充实自身的书写笔墨能力,在后期临摹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对字形、章法的理解,丰富作品的层次。此外,他十分注重墨色与整体作品的和谐关系,并在墨色上讲求浓淡、干湿、润燥相宜的变化,大大增强作品中点画、线条的表现力。其书法作品可以做到枯笔连续四至十字之多,但枯笔中也能见润墨之态,可见其沉淀数年的笔法功力,在整体的书法作品中更见其个人性情。

王铎在墨法的创新便是独树一帜的“涨墨法”,可见他大胆用笔用墨的特点,其“涨墨法”的运用在整幅作品中并非仅仅是用墨,而是结合了果敢的笔法、挺拔有力的线条,其生动内化的笔力,并融入整幅作品的行气与节奏,是

将行气发挥至跌宕与和谐二者相互和谐统一的状态,给人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。在其中年后的作品中,还时见用涨墨法人书,或舔墨初浓直书至笔中墨渴方休,如此往复,形成了强烈的节奏感。正因王铎善书,其大写意的中国画中也极具书法用笔的骨力与文人意趣,以及大胆运用墨分五色的特点,并在画面发挥了他独有的“涨墨”之法,使得绘画作品更具潇洒之气。接近晚年时期的王铎,其书法作品中的线条挺拔有力,笔法更为果敢,字里行间更加从容平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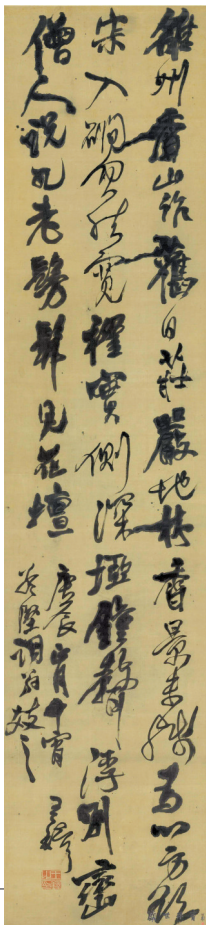
当然,“涨墨法”运用需要强劲而深厚的书写功力方能驾驭,若书写不当会影响单字笔法的表现,从而影响字与字之间的节奏、行与行之间的行气的表现。在当下书法教学中,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书写能力再加以练习与体会。

3 “行气”的平衡

王铎书法行、草书风格潇洒个性,作品可谓以气势取胜。其用笔的转折停顿,与字之间能够很好地连接起来,每一行都有连绵之感且不失趣味。在王铎取法“二王”的基础之上,避开临摹王羲之书写易柔美的问题,融合王献之体势的连贯性,在其临摹王献之的《琼蕊庐帖》中的一段书法中,可见王铎在单字的处理上有自身加入的碑刻元素之外,单字进行左倾斜或者突出中轴线的变化,或是改变字体的大小、墨色,丰富了整体的连贯性,可见王铎书写之时有意注重行气的变化,使得更富节奏。

《淳化阁帖》中大部分帖注重笔势,少有字与字之间的连接,但是也能从字势中感受到气息的连贯,例如《宋明帝帖》字与字之间似乎是“藕断丝连”的关系,整幅作品的章法也略微散碎,王铎对其进行探索性的临摹,有意识地进行笔画相连,使得整体更加连贯;并对字体“人、二、休”做了缩小的处理,以及“郑、修、家”等字多了放大的书写,并且“家”向左倾斜之势与“修”的偏于中轴线之右的相互融合,使得此帖的行气更加紧凑连绵,且富有动态的活泼之感。

从上述可见,王铎师古却不拘泥于古,这很值得当代书家与书学爱好者推敲与练习。



■王铎行书诗轴